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海公案 第一回 海夫人和丸畫荻

人生南北多歧路，將相神仙，也要凡人做。百代興亡朝復暮，江風吹倒前朝樹。功名貴顯無憑據，費盡心機，總把流光誤。濁酒三杯沉醉去，水流花謝知何處？這幾句鄙詞，不過說人生世上，承父母之精血，秉天地之靈氣，生而為人。人為萬物之靈，自當做一場刮目驚人的事業。

雖不能流芳百世，中正綱常，使人志而不忘，以為君子；即不能與世爭光，亦當遺臭萬年，此亦君子小人之兩途也。然君子之流馨，事愈遠而人心愈近；小人之遺臭，事雖近而人心欲遠之，惟恐其稍近也。君子觀之，能不驚然而懼乎？我於是說。

卻說前明正德間，粵省瓊南有海璇者，字玉衡，世居瓊之睦賢鄉，離瓊山縣治不過數里。玉衡娶繆氏，乃同縣繆廩生之妹也。繆氏生於詩書之家，四德三從，是所稔悉。自適海門以來，夫妻和順，相敬如賓，真不愧梁鴻之配孟光也。玉衡屢試不中，遂無意功名，終日在家詩書自娛，行善樂施而已。

又過數年，玉衡已是四十三歲，膝下無兒。夫人繆氏，每以為憂，常勸丈夫立妾，以廣子嗣。玉衡正色道：「我與你素行善事，況海氏祖宗皆讀儒書，歷行陰德，今我諒不至絕嗣，姑待之。」繆氏道：「相公之言，可謂不礙於理者。然妾今年四十，天癸將止，誕育之念已灰，不復望弄璋、弄瓦矣。故勸相公立妾者，乃是為海氏祖宗起見，相公何故不以為然？」玉衡笑道：「夫人所知者，情與理也。但今之世，人心澆薄，循理者少，悖理者多。但見人家妻妾滿室，妒急紛然。何者？為丈夫者不無偏愛，本欲取樂而反增懊惱，我不忍見之。使璇命果有子，夫人年尚壯健，豈不能育子耶？璇如合絕嗣，即使姬妾羅列，亦不過徒事酒色而已，何益之有？」夫人看見丈夫如此堅執，也不再說。此後夫婦更加相愛。玉衡歷行善事，家雖不豐，而慷慨勇任。凡有親友鄰里稍可資助者，無不竭力為之。

於是又過三年，繆氏夫人年已四十三歲。一日，天忽大雨，雷電交加，陰雲四起，暴雨奔騰。玉衡正在書房間坐，忽見一物從上而下，惡貌猙獰，渾身毛片，金光奪目，奔向玉衡書案之下，倏忽不見。玉衡知是怪異避劫，乃任其躲藏，反以身障翼書案。少頃，雷電之光直射入書房，向著玉衡身上射來。這也古怪，那雷火一到玉衡身旁便滅。如是者約有半個時辰，那雷聲漸漸退去，火光亦熄。玉衡不勝驚惶，隨走開書案。此時天氣復亮，雨止雷收。只見那怪獸從案下出來，向著玉衡作叩首之狀。玉衡明知其故，乃叱之去。那物出了書房，不向外邊，卻往裡面去了。玉衡誠恐夫人受驚，隨即跟進，方至內堂，就不見了。心中好生疑惑，只是事屬怪誕，隱而不言。

未及半月，夫人竟然癸水不至。初時尤以為年老當止，三五月間，不覺腹中隆然矣，此際方知繆氏懷孕。玉衡大喜，對繆氏道：「天庇善人，今日信否？」繆氏亦笑道：「此乃相公福德所至，妾藉有賴矣。」玉衡道：「凡人好善，天必佑之。況夫人貞淑賢德，幽閒婉靜，不才亦拳拳好善，感格上天，憐於海氏，待賜麟兒矣！」從此心中歡喜，更勇於為善。

光陰迅速，日月如梭，不覺將近十月，胎期滿足，早晚就要分娩。海公預早僱了乳母、穩婆，在家伺候。

一夜，海公方才合眼睡熟，忽見三人身穿青衣，手持金節，向前揖曰：「奉玉帝敕，賜你一子，你其善視之！」旋有人擁一怪獸人。海公見其與前次避雷之獸無異，便問道：「既蒙玉帝賜子，怎麼將這獸物帶來？」持金節者笑道：「你那裡知道，此乃五指山之豸獸也，性直而喜啖猛虎，衛窮鳥，在山修煉七百餘年，數當遭劫，故彼曾避於君家書案之下。君乃善人，神鬼所欽，故雷火不敢近君，即回覆玉旨，此獸因君得免其劫。

然上天有制，凡羽毛苦修，性未馴善，不遭雷劫，即當過胎出世，先成人形，後歸正果。今上帝憐你行善有功，故特賜與你為之。日後光大海氏門戶者，誠此子也。」說畢，將那獸推到內堂去了。忽聽得霹靂一聲，玉衡吃了一驚，不覺醒來，卻是南柯一夢。忽見丫鬟來報：「夫人產下一位小相公！」玉衡聞言大喜，正應夢中之事。急急來到房中，見嬰兒已經斷臍，包裹停當。玉衡持燭一看，果然生得眉清目秀，心中大喜，口中不言。一面安慰妻子好生調養，吩咐丫鬟們小心服侍。三朝洗兒，彌月請酒，自不必說。乃取名海瑞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玉衡因有了兒子，萬事俱足，遂飄然有世外之想，把「功名」二字真是置之度外。正是：有子萬事足，無官一身輕。

海公無事，以兒為樂，或到名山勝境去遊玩，也覺優游。

時光易過，又是幾年。海瑞已經七歲，雖在孩提之中，性至孝友，更兼資質聰明，耿直無私。每與鄰兒共游，飲食之物，必要公同分食。若有多取者，瑞必詈之。玉衡教他讀書，過日輒能成誦。又過了三年，海瑞年已十歲。無書不讀，詩詞歌賦，靡有不通。是年玉衡一病身亡，海瑞哀痛欲絕，夫人亦痛哭不已。瑞痛父身亡，未能盡子道，意欲結廬於墓側，少展孝思。

夫人勸阻曰：「你雖性至孝順，但你年紀幼稚，郊外無靖，倘有不測，我何賴焉？此欲盡孝而反增不孝也。」瑞聞母諭遂止，在家守制。夫人便晝夜令他誦讀，雖夏暑不輟。

未幾服滿，瑞年已十三。或有勸瑞應童子試者，瑞對曰：「我年尚幼，經史未通，若出應試，必被人笑，徒費筆墨。不如閉門苦讀，待我淹貫了，然後去也未為遲。」夫人聞瑞在外答友之言，私喜曰：「此兒不務矜浮，日後必有實學。」於是更加約束，母子二人，切磋嚴如師弟一般。

瑞性好菊，不喜趨承。嘗有《品菊》詩曰：繞籬一二費平章，五色迷離滿逕香。

晚節豈容分上下，蓬門畢竟有低昂。

范村譜訂名多誤，酈水空傳種最良。

欲向澹中尋更澹，鬢絲愁落滿頭霜。

《伴菊》詩云：

柴門重闔日悠悠，願向閒花穩臥游。

俗骨不堪同人夢，芳心曾許獨探幽。

性情淡處常相對，靖冷香中過此秋。

莫遣風仙借婢職，夜深牆角已低頭。

夫人見其詩雅淡，知瑞他日晚節獨堅，必為一代忠臣者，嘗謂之曰：「你終日讀書，不求聞達，究有何益哉？」瑞曰：「兒苦讀書，非不欲進取。但念母親年屆喜懼，兒恐一旦成名，就要遠離膝下，故此忍隱，不欲為母親憂也。」夫人怒曰：「為人子者，不欲揚名顯親，豈欲我死後你方進取耶？馬鬣雖封，銘旌七尺，我亦不得親見也！」瑞聞母怒，跪而慰之，謝罪不迭，夫人怒始稍息。瑞從此益勵詩書，以圖進取。

次年學院按臨，瑞便出應試，果掇芹香。夫人喜曰：「你得一衿，我死瞑目矣。」簪笑同庠諸友勸同赴省，以奪秋魁。

瑞每以母在家無人侍奉終日，不欲行。及至其母聽了瑞答友之言，遂勉之曰：「你每以我在家，無人侍奉為辭，不欲相離左右。但功名大事，我尚強健，你可前去，不必掛念。」瑞見母如此吩咐，不敢有違，遂打點行李，會齊諸友，望著海康而去。

到了雷州，捨舟登岸趕路。一夜，月明風輕，瑞在旅店裡睡不著，偶步園中。時已三更向後，店中諸客俱已熟睡。仰望星斗滿天，萬籟俱寂。忽聞有人說道：「昨夜前村張家祭鬼，我們正好前去尋些飲食，偏偏又碰著這位海少保在此。土地爺好沒來由，卻要派我們在此伺候，他老人家便安然坐著，好不教人忿氣呢！」一人道：「你莫怨他，他乃是一方之主，你我都是受他管的，怎麼

不聽使令？這是應該的，不必多說。恐怕這老兒聽見了，又要責罰呢。」一人道：「怕什麼？此老太不公平，但是有得奉承他的，便由人去橫行滋擾；若是我等窮鬼，他便專以此勞苦的事來派著呢！」一人道：「你且說他怎的不公平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即此張家一事，就可見其不公矣。張家的女兒，昨因上墓拜掃，遇了這個王小三，在路上撞見了。欺她孤兒寡婦，隨就跟了回去，作起祟來。她家好不驚慌，不知被他弄了飲食。那日，張寡婦到此老兒處禱告，求他驅除。這老兒初時甚怒，立刻拘了王小三到廟，說什麼要打、要罰他。後來王小三慌了，即忙應許了些金帛。這老兒便喜歡到極處，不但不責罰他，反助紂為虐，任他肆擾呢！」一人道：「怪不得張家今夜大設飲食，他便安安穩穩的前去受領，卻遣我們在此伺候這海少保呢。」一人道：「怪不得你說他。」海瑞聽得明白，才知是鬼在此議論，暗喜自己有了少保的身份，不覺咳嗽一聲，倏而寂然，海瑞亦回房中安息，自思土地亦受鬼賄，心中大怒。

至天明起來，梳洗了，諸友便要起程。海瑞道：「且慢著。

今日有一奇事，待我弄來你們看看。」諸友不解其故，快問道：「荒郊野店，有什麼奇事？不如莫管閒事，趕路要緊呢！」海瑞道：「列位有所不知。這裡有一張家，她是個寡婦，有一女兒，被野鬼王小三作祟，大索祭祀。本坊土地反與鬼通同擾攪，你道奇麼？」諸友問道：「你怎的知道？」海瑞便將夜聞鬼言備細告知，但不說鬼稱自己是少保。諸友聽了，各各驚異。況且都是少年，未免好事，各人都慫恿海瑞，要看他怎麼處置那土地。海瑞便向店主人問明，哪裡是土地廟並張家的住址。用了早飯，便望著那土地廟而來。正是：正氣能驅魅，無私可服神。

畢竟海公到了那裡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